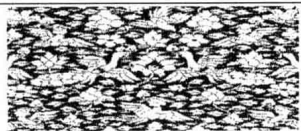


劉少雄  
著



詞學文體  
與史觀新論



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

著者◎劉少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劉少雄著．-- 臺北市：里仁，

2010.08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98-2 (平裝)

1.詞史 2.詞論

820.93

99013382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

劉少雄 著

校對者：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 (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文進、吳娟瑜、洪淑苓

陳文華、陳萬益、賴貫三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mbook.webdiy.com.tw>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出版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978-986-6923-98-2 (平裝)

# 自序

文體的美感特質，和文學的演變勢態，是我過去為學治詞很感興趣的兩個課題。這些年來發表了二十餘篇詞學論文，大都是環繞著「文體論」與「史觀」的角度撰作的。

我之研究詞體，不是就詞這一文類作整體的論述，而是透過個別作家、作品分析詞學文體論中潛在的問題，譬如由歐陽脩的性情與創作表現論析其詞在情理跌宕中展現的姿態，由柳永的艷詞探討雅俗之辨及其美學評價，由蘇軾的赤壁文學辨析其擇體意識從而彰顯詞情的美感特質，由姜夔詞情之深淺有無探討個人與文體如何構成詞特有的質感，由時代人情的觀點探討清詞之美和清代詞學的批評意態等，這些文章大抵是從「人」的觀點研究「文」的，其實都關係到詞作為一種獨特文體的情感問題。我們談論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要知道每一種文體所抒的情應有不一樣的內容和表現。而要體察詞的情感特質，是需要深入辨析詞人為詞的內在動因及其用情為文的態度的。源自詞心的「情」雖相似，但如何面對、梳理這份情卻因人而異，或表現為婉轉低回，或表現為超脫飛揚，或豪，或曠，在迎拒依違、抑揚跌宕之間，各具面貌，呈現出多種姿態，成就了不同的美感。歐、柳、蘇、姜，皆宋詞名家，我所撰作與之相關的詞學論題，雖不能全面反映宋詞或詞體的現象，但都有其代表意義，而其中揭示的若干論點，於我們重探詞學文體論時也具有激發思考的作用。

〈《草堂詩餘》的版本、選旨和影響〉一文，是我早期的文章，嘗試藉一本詞集反映明清詞學的嬗變，頗引起了一些回響。之後，我進而關心詞史建構的問題。由清代的周濟，到近現代的胡適、鄭騫，他們都能因應時代的需要，為詞史賦予了新的內容及意義。這些論見，現在看來，皆有其見與不見之處；但我卻欣賞他們那種時代意識煥發出來的睿智與擔當。

論語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詞乃小道末技，為何詞人卻耽溺於此，甚至成為時代的文學、復興的體類？詞家和一般的論者何嘗不知詞體的制限，他們之尊體，特別強調詞的比興寄託的特質，不斷提出清空、沉鬱、境界之說，毋非是「為詞而辯」的舉措，適足以反映他們內心的憂懼。我們研究詞家、詞史，是不能不正視詞的幽暗意識及其與時代個人的關係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探問：詞所抒發的是怎樣的情？作家為何要選擇詞體創作？論者為何提出緣於尊體的理論？詞為何成為宋代的文學代表？清詞為何復興？學者怎樣建構詞史強化他們堅守的理念？我在學校教詩詞、做研究，在家裡寫古體、作新詩，認真地生活，感受人情世界的悲喜，出入於不同的界域，逐漸領會到「體」（形於外者）、「性」（凝於內者）的深沉意義。小至一詩一詞，大至個人和時代的表現，即因即果，內外表裡都是有關聯的。這裡所收的文章，或明或暗的，都在試圖回答上述的問題。這樣的文體論述，不純然是客觀事理的探尋，其實更關係到主觀的因素——藉此梳理一己的情思，作一學理的體證。我之愛詞，本身就有許多可以叙說的故事。我深信，言為心聲，文學研究若能回到內心探問，會有更深刻的生命意義。而在讀寫之間，情理交涉之際，能入其內，又能出其外，回歸生活，反省

而有所開創，那是多麼美好的境界。

文章寫了，發表了，本來不想再理會。但學生不時向我抱怨，不容易找到我散在各處的論文。後來想想，彙集這些作品，重新出版，既方便讀者參閱，順便反省過去的思路，為自己留個紀念，未嘗不好。撰述這些論文期間，常常得到國科會的獎勵，參考了許多評審先生的意見，使我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獲得幫助，在此，致上我誠摯的謝意。尤其感謝內子玫玲，平時欣賞詩文，疑義相析，彼此激發並加深了許多想法；她最懂我為文的用心，這書中有不少論見是與她商討後才得出來的。我在臺大中文系接受完整的大學、研究所教育，老師的提攜和指引，我銘感於心。除了詩詞老師（如鄭騫老師、張敬老師、吳宏一老師）的啟迪，張亨老師的學養與寬厚、廖蔚卿老師的嚴謹與任真、樂蘅軍老師的專注與深情，都給予我深遠的影響。我從他們開設的思想史、先秦道家、批評史、文心雕龍、散文與小說等課程，學會如何進入轉益多師、融會古今、兼重情理、具通變史觀的治學門徑，更重要的是，他們讓我知道：為學做人要踏實真誠，要存一份敬意；全心的投入，是可以做出有生命的學問來的。詞學，對我來說，豈只是做詞的學問而已？

這九篇文章，加上之前出版的《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一書，共同見證我這些年來的學思歷程。路上偶然留下的指爪，記痕已在，毋須著意塗改。這次除了訂正錯字，潤飾了一些句子，稍稍改變篇名標題，早期文章略補了一些資料外，篇章內容則不作更動，儘量保持原貌。寫下這篇序文，畫上句號，就不願重複這些做過的課題了。好像休息過後正待起飛的鴻雁，留泥印在人間，一趟新的旅途又展現眼前。

## 目次

自序	I
壹、歐陽脩詞的跌宕之姿	1
一、由歷來的詞評談起	1
二、遇感慨處見精神——自歐文中體現的詞情	12
三、世間何計可留春——歐詞特有的情韻	19
四、鬢華雖改心無改——歐詞的跌宕之姿	27
貳、柳永艷詞的情感與形式	33
一、柳永詞的兩種評價	33
二、柳永艷詞的內容及其表現特色	38
三、柳永艷詞的寫作背景及其文體特色	53
參、東坡赤壁文學中的文體抉擇	65
一、東坡謫黃時期寫作詞賦的背景與動因	67
二、〈念奴嬌〉的情辭表現及其內在糾葛	83
三、情理思辨與言行體悟——前後〈赤壁賦〉的境界	90
肆、重探清空筆調下的白石詞情	101
一、為何重探此題？	101
二、白石詞清空幽冷的氣格	107
三、白石「有格而無情」？	123
四、白石清冷的詞情	136
五、餘韻	145

伍、論清詞與清代詞學的特質·····	147
一、詞為何復興於清？·····	147
二、以深情多感入詞所形成的沉鬱哀豔的情韻·····	152
三、清代詞學理論的提出及其深層意義·····	157
陸、《草堂詩餘》的版本、選旨和影響·····	167
一、《草堂詩餘》的分類本和分調本·····	167
二、《草堂詩餘》是歌本還是讀本？·····	173
三、《草堂詩餘》與明清詞學的發展·····	182
附錄：《草堂詩餘》版本知見錄·····	196
柒、周濟與南宋典雅詞派·····	203
一、破浙派之姜張詞統·····	204
二、兩宋词風之辨·····	223
三、對白石詞情夢窗詞筆的體認·····	235
四、結語·····	247
捌、論胡適的詞史觀·····	249
一、一些尚待釐清的問題·····	249
二、詞在胡適文學史觀中的地位·····	254
三、胡適詞史觀評析·····	262
四、胡適詞史觀的內在限制性及其影響·····	273
玖、鄭騫先生的詞史觀·····	279
一、鄭騫先生的詞學歷程及其時代背景·····	283
二、鄭騫先生論詞的準則·····	296
三、鄭騫先生詞史觀的內容和意義·····	305



# 壹、歐陽脩詞的跌宕之姿

## 一、由歷來的詞評談起

宋明詞評多為歐陽脩艷詞辯誣，論者普遍認為：歐陽脩一代儒宗，風流蘊藉，所為歌詞溫潤秀潔，世所矜式，而詞集中參雜不少俗艷鄙褻之語，應為他人所偽託。<sup>1</sup>這種因人論詞、崇雅尊體的看法，一直是詞學的核心觀點。然而，這樣的論斷，旨在維護歐公名儒的身分與地位，似乎過於側重文人的本位立場，未必完全符合當時歌樂文化的客觀環境、詞人應歌酬唱的創作心態。近期學者探討這問題，頗能拋開過去的雅俗觀，就版本的源流真偽、宋初詞壇的實際情況、歐詞的創作實貌，考論辨析，認為歐陽脩詞集確有少數誤入之作，那是宋人詞集編

---

\* 本文原題〈情理跌宕之間——歐陽脩詞的文體特質〉，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紀念歐陽脩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中文系，2009），頁215-246。

<sup>1</sup> 曾慥《樂府雅詞序》：「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為永叔，起曖昧之謗。」吳師道《吳禮部詞話》：「歐公小詞，間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云一卷，其間多有與《花間》、《陽春》相雜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

撰的普遍現象，但不能否認的是歐公填寫了大量艷詞<sup>2</sup>。今天我們評論歐陽脩詞，就不能忽略歐詞中既有雅製也有俗調這一事實，因而批評的視野便須拓寬，觀點也得調整。這是須注意的一點。

清中葉以降，有關歐陽脩詞的批評，多能就詞論詞，對歐詞的風格特質、詞學淵源及詞史地位都有評述。最有代表性的是下列四家：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宋初大臣之為詞者，寇萊公、晏元獻、宋景文、范蜀公與歐陽文忠並有聲藝林。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為專詣；獨文忠與元獻學之既至，為之亦勤，翔雙鶴於交衢，馭二龍於天路。且文忠家廬陵，而元獻家臨川，詞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宋至文忠，文始復古，天下翕然師尊之，風尚為之一變。即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本傳云：「超然獨鶩，眾莫能及。」獨其文乎哉！獨其文乎哉！（馮煦《蒿庵論詞》）

<sup>2</sup> 詳王水照《醉翁琴趣外編的真偽與歐詞的歷史定位》，《詞學》第十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44-54。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劉熙載《詞概》）

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春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王國維《人間詞話》）<sup>3</sup>

周濟、馮煦都認為，相對於宋初學人之偶而作詞，歐陽脩則可稱專家；歐公上承南唐馮延巳，下啟北宋蘇軾、秦觀，在詞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就風格特質言，歐詞得馮詞之深，而於深婉之外，另闢疏雋之風；換言之，歐詞既有繼承，也有新創。周濟更指出歐詞「在和平中」見「沉著」，王國維則認為歐公若干詞篇「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可見歐詞有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始終保持一種「沉著」的意態，既不因過於和平而流為纖弱乏味，也不至於因豪放太過而流為粗獷鄙俗，欠沉實剛健之感。歐陽脩文學往往被評為有姿態，就在於他非只有一種筆調，平淡無奇，而往往是紆徐曲折，一唱三歎，「外若優游，中實剛勁」，令人回味<sup>4</sup>；就詞而言，它便包含著既婉亦雋、既深摯又疏宕的特質，能發為和平之調，也能抒豪放之情，但都能表現出冷靜從容、深沉蘊藉而非淺易輕浮的情思。

<sup>3</sup> 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1632、1644、3585、3689、4245。

<sup>4</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歐陽文忠公帖〉：「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方東樹《昭味詹言》卷十二論歐陽永叔詩：「歐公情韻幽折，往反詠唱，令人低徊欲絕，一唱三歎，而有遺音，如啖橄欖，時有餘味，但才力稍弱耳。」

諸家的論述，頗能扼要地點出歐詞的體性特質。近人相關的詞論，大抵不離這基本論調；其中，鄭騫先生和葉嘉瑩先生依舊說而出新意，可拓寬並加深我們對歐詞的認識。

鄭騫先生推衍馮煦、王國維之說，在確認了歐詞婉雋兼美的特質之餘<sup>5</sup>，更比較對照馮晏歐三家詞，從而彰顯了歐陽脩詞的藝術風貌。他說：

《珠玉詞》緣情體物細妙入微處，為《六一》所不及；  
《六一》情調之奔放，氣勢之沉雄，又為《珠玉》所無。

馮歐兩家互見之作甚多，無從確定。若以風格論，則馮詞深婉者多，筆致較輕，歐詞豪宕者多，筆致較重。

馮歐兩家作風雖云相近，究有不同；馮較剛，歐較柔，  
「淚眼問花」之語，馮不肯道。

俊在氣韻，深在情致。……歐詞有時過於「流連光景，  
惆悵自憐」，我寧喜晏之俊，不喜歐之深。<sup>6</sup>

<sup>5</sup> 鄭騫〈成府談詞〉：「王國維《人間詞話》：『永叔〈玉樓春〉：「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謂豪放中見沉著，歐詞佳者皆然，不止此〈玉樓春〉。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序錄〉（《詞話叢編》改題《蒿庵論詞》）以為歐詞『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亦是此意。疏雋即是豪放，深婉即是沉著。疏雋而不能深婉則失於輕滑，豪放而不能沉著則失於叫囂，二者皆詞之魔道。」見《景午叢編》（臺北：中華書局，1972），上集，頁251。

<sup>6</sup> 見鄭騫：〈成府談詞〉，《景午叢編》，頁251；《詞選》（臺北：中國文化

這幾則詞評概括了歐詞在情辭語意方面的特色。鄭先生指出歐陽脩得馮延巳之「深」，乃「深在情致」。前人有關歐詞的論述，很少在「情」字立說，何況是個人的感傷情懷和兒女柔情？縱使言情，過去的詞論仍多秉持傳統詩教的「情志」說立論，仍重視情的內容功能之「正確性」與「合理（合禮）性」，「溫柔敦厚」是它的理想境界。其實，南宋早已有歐陽脩深於體情之說。羅泌〈六一詞跋〉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為之《本義》，溫柔敦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為歌詞。」<sup>7</sup>不過這裡所謂的「情」明顯是情志說的觀點，與鄭先生所持的「緣情綺靡」之立場不盡相同。更須注意的是，鄭先生論述歐公的詞情及其表現，分辨出幾個層次，揭示了幾個要點：一、歐詞雖出自馮延巳，有深婉的一面，卻比馮詞多了豪宕之風；整體而言，馮詞以深婉為多，筆致輕柔，而歐詞以豪宕為多，筆致則較重；二、因為歐詞多為豪宕之重筆，體物言情不若晏殊細妙入微，別有一種豪放奔逸之情調、深厚沉雄之氣勢，卻是晏殊所沒有；三、在面對情感的態度上，歐陽脩顯得比馮延巳纏綿曲折，例如寫花落春去的情景，馮說「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鵲踏枝〉），意態較剛，情志堅執，歐則「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蝶戀花〉），意態偏柔，情思婉轉，這是兩人不同的地方；四、歐陽脩重情，而且情思幽折深細，但有時過於「流連光景，惆悵自憐」，詠嘆低回，雖則動人，氣韻卻

---

大學出版部，1995），頁14、26；〈詞曲概說示例〉，《景午叢編》，頁75。

<sup>7</sup> 見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54。

不高。我們順著這一點，也許便可理解，歐詞為何會有那麼多俗豔之調、鄙褻之語了：情慾的宣洩，語言的真切顯露，意欲強留青春，卻恐怕終究是感傷年華的另類表現。這一點，鄭先生沒有明說，然而由他的話中未嘗不可導引出這樣的解釋的。下文會就此再作具體的論析，此處不贅。上述幾點，都甚切要，只是在論述上沒有清楚交代彼此的關係，譬如歐詞惆悵自憐的哀歎和豪宕的筆致有無關係？這須就文體內外諸因素作深細的論辯，方可詮解透徹。鄭先生點到為止，後經葉嘉瑩先生融會前說，貫通其理，遂使歐陽脩詞的風格面貌展現出更清晰的輪廓。

葉嘉瑩先生也曾較論馮晏歐三家詞，主要的論點與鄭先生相當一致，詮釋卻更詳切。葉先生分析三家的風格：馮延巳是纏綿鬱結，熱烈執著；晏殊是圓融溫潤，澄澈晶瑩；歐陽脩是抑揚唱歎，豪宕沉摯。她認為：「這種不同的風貌，主要表現於其以不同的心性感受，在寫作時所結合的不同的聲吻。」這是相當周延的文體論觀點，照顧到情感與形式的緊密關係。先不談筆勢的部分。事實上，葉先生已觀察到歐陽脩內在情思的複雜性——有一種相反相成的力量在歐公的內心不斷拉扯，上下起伏，歐詞之所以特有豪宕又沉著之姿態乃緣於此。

以歐陽脩而言，我們往往就可以自其風月多情的作品中，體會出他心性中所具有的對於人間美好之事物的賞愛之深情與對生命之苦難無常的悲慨，以及他自己在賞愛與悲慨相交雜之心情中的一種對人生的感受和態度。……歐詞之所以能具有既豪放又沉著之風格的緣故，就正因為歐詞在其表面看來雖有著極為飛揚的遣玩

之意興，但在內中卻實在又隱含有對苦難無常之極為沉重的悲慨。賞玩之意興使其詞有豪放之氣，而悲慨之感情則使其詞有沉著之致。這兩種相反而有相成之力量，不僅是形成歐詞之特殊風格的一項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支持他在人生之途中，雖歷經挫折貶斥，而仍能自我排遣慰藉的一種精神力量。這正是歐陽脩的一些詠風月的小詞，所以能別具深厚感人之力的主要緣故。

歐陽脩富於遣玩的意興，很有欣賞的興趣，但我們一定得注意到他的遣玩的意興都是一種傷感、悲哀的反撲，而這也是為甚麼歐陽脩詞同樣寫遊賞宴集，聽歌看舞，卻一點也不膚淺，反會使人感到包含有一種人生之哲理的緣故，這是因為他的遣玩的意興不是單純的。

歐陽脩的詞裏一方面有傷感悲哀的情感，但他又要將它排遣掉，要向它反撲，從而表現出一種豪興。傷感是一種下沉的悲哀，反撲卻是一種上揚的振奮，這兩種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歐陽脩詞特有姿態的原因所在。<sup>8</sup>

葉先生充分掌握了前人的論點，作了非常深透又周延的詮釋：歐詞有賞玩的意興、悲慨的感情；賞玩的意興使其詞有豪放之氣，悲慨的感情則使其詞有沉著之致；而在賞愛、悲慨之間，歐公把持了熱愛生活的人生態度，意欲向傷感悲哀反撲，表現

---

<sup>8</sup> 見葉嘉瑩：〈論歐陽脩詞〉，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05；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賞析·二》（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頁47、55。

出一種豪氣，如是在下沉與上揚的兩股力量的激盪下，便形成了歐詞的跌宕之姿。葉先生並進一步指出，歐陽脩一生仕途起伏，他對於良辰美景的銳感多情和善於遣玩的豪興，充分見證於他的詞篇，然而在這賞愛與豪宕的情意底下其實正隱含著一種悲慨與解悟交雜且難以具言的心境。這些複雜的情緒，種種的心境，葉先生以為「都是由於歐陽脩所具有之性格、學問、襟懷和經歷所形成的一種綜合反映，因而也就正是這種極為複雜的情緒，才使得歐陽脩的詞在意境風格方面既兼具有豪放之氣與沉著之致，而在表現的姿態方面，又極具抑揚唱歎之美，而這一切又皆出於作者無心之流露。」<sup>9</sup>由詞而論及其人，復由人而知其詞，兩相呼應，顧及文體內外的關聯性，這是相當周全的風格論。不只此也，在行文運筆的細節方面，葉先生亦注意到內在的心性感受與寫作時所結合的聲吻之緊密關係，是內外一體的：「即以其〈玉樓春〉詞之『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二句而言，明明是有春歸的惆悵與離別的哀傷，而歐陽脩卻偏偏要在惆悵與哀傷中作樂，而且還用了『直須』、『看盡』、『始共』等極為任縱有力的敘寫口吻，而也就是在這種要從惆悵哀傷之中掙脫出來的賞玩之意興中，表現出了歐詞之既有飛揚豪宕之氣，也有沉著深厚之致的特殊的風格。」這樣因語氣格調而感知其情，相當具體地論證了歐詞的特質，並發揚其精神意韻，葉先生可說是善於體察與分析。

在葉先生之前，劉若愚在《北宋六大詞家》中，也曾透過晏歐詞之比較，提出一些與鄭先生類似的看法：

歐陽脩的詞描寫的範圍較廣，對不同的外界有較多的探

<sup>9</sup> 見〈論歐陽脩詞〉，《靈谿詞說》，頁108-109。



索，對個人身邊的小世界則寫得較晏殊為少。在歐陽脩的詞裡，我們可以看到壯麗的景色，不只限於親切的四周，雖然尚未達到沉雄壯闊的境地。例如，……〈采桑子〉，有著天高地闊的風景和無牽無掛的歡樂心情，這種情境在晏殊詞中是很少見到的。第二，歐陽脩的詞表露著他對生命的全付熱誠，更自然的把他自己溶入眼前的情景。所以他的詞感情較晏殊激越而不那麼拘謹。還有，歐陽脩對女性的心理有頗深的體會，在他的詞中，以相當諒解的同情心描寫想像中女性的心情，使讀者得以體會她們的心境，不只是把他們當作藝術品一樣去欣賞。避免不了的現象是，有些詮釋者一定要把這些詞解釋為諷諭當時政治的。<sup>10</sup>

劉若愚論歐詞對外界的探索，可作上引鄭先生第一則詞評的引申說明。所謂景由心生，歐詞之有「天高地闊的風景和無牽無掛的歡樂心情」，可以看出歐陽脩的氣魄與歡情，這是他優於晏殊的地方。談到詞情的部分，劉若愚認為歐陽脩以全然投入的生命熱誠，融情入景，詞情較激越，又能體會女性的心境，擬寫情態，亦予人真切的感受。這些論點的內在意涵，與鄭先生、葉先生所謂深在情致、有遣玩的意興、豪宕之情等概念，意義是相通的。劉若愚亦指出後人多因歐詞有不少敘寫少女之哀怨與柔情，實難想像這是歐公的作品，因為這與歐公儒者的形象不相符，遂「把這些詞解釋為諷諭當時政治」，以為認定

<sup>10</sup> 見劉若愚著、王貴苓譯：《北宋六大詞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頁45-46。按：原著係James J. Y. Liu, *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